

云是鹤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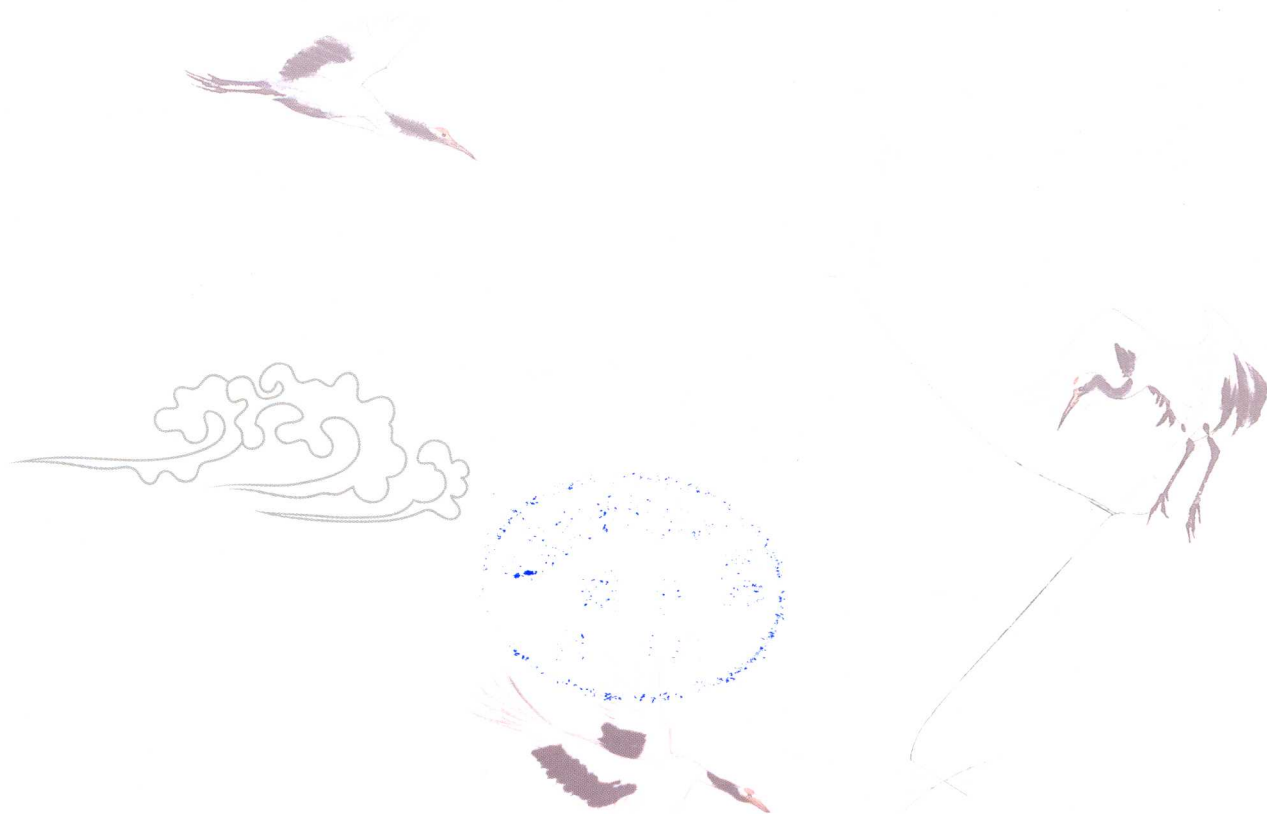
——曹无彩墨



曹无 编著

云是鹤家乡

——曹无彩墨



NLIC2970869434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东 柯增升

责任印制 张 丽

版面设计 朱 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是鹤家乡 : 曹无彩墨 / 曹无编著.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010-3586-1

I. ①云… II. ①曹… III. ①鹤形目-彩墨画-翎毛
走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2725号

云是鹤家乡——曹无彩墨

编 著 曹 无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网 址 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制 版 北京盛兰时代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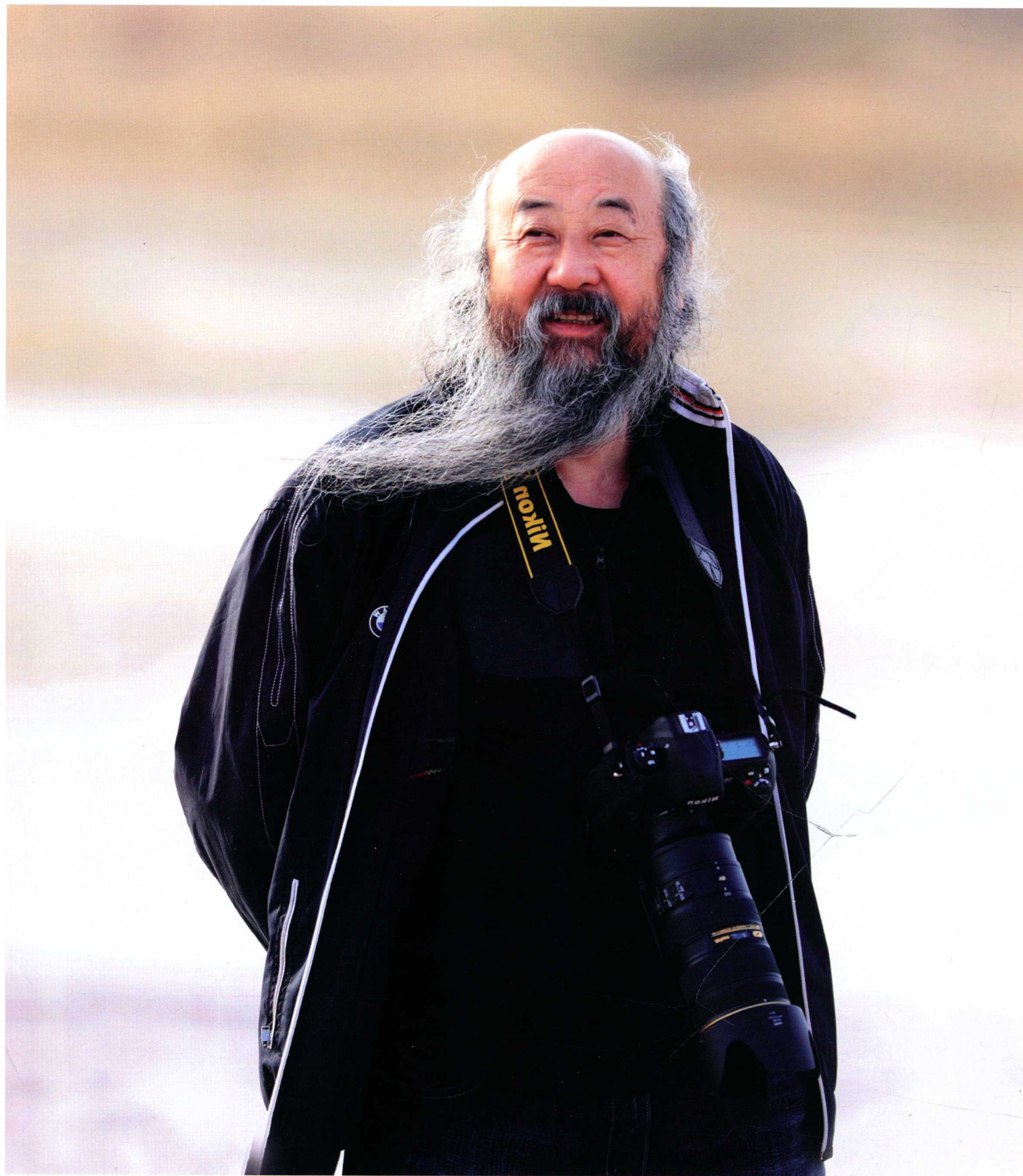
印 张 21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3586-1

定 价 399.00元



闲云野鹤 笔墨畅怀

文/王明明

前些日，我随全国政协调研组考察有关博物馆藏品的保护问题。辽宁省博物馆拿出几件古代手卷让我们看。第一卷打开的是宋徽宗的《瑞鹤图》，此画以前我只在画册中见过，这次看到真迹使我喜出望外，真是太精彩了！画中二十只仙鹤在空中飞舞，尺幅不大的画面使人感到气象万千，其艺术的高度概括体现了艺术的大境界，令我终生难忘。仙鹤是深受中国人喜爱的飞禽，历代艺术大家都对它有所表现，或表现仙鹤迎风起舞，仪态万方之姿；或寄寓延年益寿，太平安康之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仙鹤是人们寄托长寿的图腾，也是体现人们追求扶云高翔、风骨孤高的理想象征。

前年，曹无兄告诉我，他到吉林去拍鹤，我以为他只是去看看，没想到一年之中他反复深入鹤乡，并从吉林到鄱阳湖，追寻着鹤的足迹，觅求鹤的身影。我曾与他到过鄱阳湖，在湖的湿地中见到一两里之外的鹤在天空中飞翔，但也只能远观，很难接近它们。观察鹤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一次曹无在吉林莫莫格拍鹤，清晨三点半起身，直奔湿地。由于前一天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晴时雾很大，能见度很差，只听到鹤鸣，却不见鹤的身影，他极耐心等待了四五个小时，突然大雾散开，曹无才发现鹤其实就在眼前。这是他首次近距离接触到鹤，他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由于多次深入鹤乡，对鹤产生了感情和兴趣，每当朋友聚会谈到鹤的话题，曹无就会滔滔不绝地从丹顶鹤谈到白鹤、白头鹤、灰鹤……曹无不但画鹤并了解鹤的生活习性，已成为了画鹤和研究鹤的大家。

我看到了这批曹无创作的以鹤为题材的水墨作品，丹顶鹤在空中翱翔，在芦苇中群舞，白鹤在湿地上互相追逐、嬉戏、觅食，在暮雨中徘徊，在晨雾中独步。他在草虫系列中所表现出的粗放与精细的结合手法，透露出他从齐白石作品中寻找到的灵感，他用真的花卉树叶拓画，并使艺术的随意性与细微的刻画融汇起来，体现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匠心。如今他又为画出一批巨幅鹤的

作品，千姿百态、风度翩翩，如此大的跨度和体量的变化是需要胆量和气魄的，是常人难人做到的。

观曹无兄其人，乐观通达，乐于助人，豪爽仗义，散淡闲逸。他像一只闲云野鹤，无拘无束，我行我素。他曾说：“我画画是在玩，是在释放情感，是在追求一种其他方式难以表达的快感，至于画得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随心所欲轻松愉快就行，愉悦的那种心态他人难以体会。”是呀，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境界！他不把自己的画用作谋生和出名的手段，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也不受各种技法的束缚，这种无为的境界正符合鹤的独特习性，他是用鹤来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情思归宿。

中国的艺术家常常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自然的山水花鸟中，注重形而上的道与感情的宣泄，而对形而下的技与器的追求则在其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绘画艺术精神的核心，它强调需要通过画家的深厚修养与旷达历练才能产生艺术的大境界，这与西方的绘画艺术观不尽相同，这是中国绘画的独特性之所在。写意画中的似与不似以及水与墨的必然和偶然性才产生了中国写意画的独特魅力。感人的艺术作品往往不是出自纯熟的技法，而且有感而发的情感与激情。曹无兄过了周甲之年，还有如此激情和勇气，难能可贵！我常暗自为他祝福为他高兴，愿他鹤发童颜永驻！

曹无兄很聪明，他是在追求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他在刻苦勤奋中去感悟自然从而陶冶性情，从无为散淡中去寻求自己的精神归宿——有这样的境界怎能画不好画呢？

壬辰夏日于潜心斋

王明明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画院院长

曹无画鹤

文/郑工

多年未见曹无兄，见面依然听那朗朗的笑声。20世纪90年代初，曹无到前海西街17号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就学，我们同屋，但他基本不住此屋，而逗留在帅府园的中央美术学院。他来上课了，会带一些他的画作给我们看看，记得多是花鸟写意小品，笔墨粗放，很有灵性。今年刚入秋，我到他在后沙峪的画室，见他画了一批白鹤，画幅很大，且室内摆着不少鹤的标本，各种姿势的都有，让我很吃惊——什么时候曹无开始这么认真地研究客观对象？

其实，曹无一直都没有放弃对昆虫花鸟的研究与探讨，这在他一系列花鸟小品中清晰可见。他画的花花草草，瓜果棚架，多是大写意手笔，而在花间飞翔的鸟儿，那些蜂儿、蝶儿、蚂蚱、螳螂、蟋蟀、天牛……却工整细致，结构形态准确而生动。这需要观察，也需要相应的写实能力。这种纤毫毕现的工笔草虫，曾见于齐白石，而曹无亦一度钟情于齐白石的画。也许是天性使然，曹无在这种笔墨关系中如鱼得水，落笔处自然得到笔意情致，妙趣横生。我见他走近那些鹤的标本，抚摸着翅膀，告诉我那羽毛是双重的，很厚。声音中透出爱意，情绪有些波动。他说，近几年他常去吉林通榆县、镇赉县，观察栖息在向海、莫莫格湿地里的鹤群。这里，属于水域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地势平坦，厚厚的草甸子，芦苇沼泽，湖泊水域，沙丘榆林，野鸭成群，白鹤、东方白鹤、丹顶鹤、天鹅、大雁或鸳鸯亦

自由自在地活动。今年端午，曹无还去了一趟向海、莫莫格，回京后画了一幅大画，在水色氤氲弥漫的纸面上，一群白鹤从芦荡中振翅腾飞。显然，曹无是仔细观察了白鹤在起飞过程中形体的各种变化，特别是翅膀的动作、腿脚的动作及脖子的姿态，而且这些白鹤前后相随，相继而飞，从左至右，可看到白鹤在起飞过程中一系列的形体动态。那种变化的瞬间，被曹无捕捉到了，而他又将这瞬间叠加，强调了动作的过程性，延展了形象感知中的时间维度，将片段构成一个整体，既表现对象在某一时刻的停留姿势，又体现对象在运动中所穿越的空间。据说，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年）画《下楼梯的裸女》，是因为看到搞摄影的朋友那儿一张被重复曝光的照片，深受照片上人物的连续性动作被叠加错位的启发，转而在绘画上颠覆传统的静态空间的形象表达方式。可曹无本来就是一位摄影家，形象的观察与记忆能力特别强，瞬间的捕获能力也特别强，他不拆解形象，也没有采用重复性的动作，更没有采用超现实的形式概念，而只是沟通了连续性的瞬间并进行综合表达。在画中，他还是那么追求诗意——“晨曦中水天一色，是那样的宁静，那样的清新，微微泛起霞光。群鹤像训练有素的战士，在头鹤的带领下，缓缓飞向初升的朝阳”。

用系列化的动作展开一个特殊的情境，是曹无画鹤的独到之处，而这动作序列又是变化着的。如群鹤从天

下飞落，一条优美的弯曲弧线贯穿画面，每只鹤的动作是不同的，但在整个序列中又相互衔接，情绪欢快而畅达。难怪袁武见之，不禁提笔补画一古装人物，欣欣然向鹤而歌，并录曹植的《朔风诗》作解：“弦歌荡思，谁与销忧。临川慕思，何为泛舟。岂无和乐，游非我邻。谁忘泛舟，愧无榜人。”身处自然，面向仙鹤，人世间的一切不快之事荡然而去。袁武用此诗解曹无之鹤，亦独开生面。曹无自题所画之鹤：“长啸一声天地宽”——这可是一人生境界。镇赓的莫莫格湿地，同样是鹤的栖息地也是曹无涉足之处，他说：“镇赓之美，美在天然，美在湿地，魂在白鹤。”魂兮，舞兮。难道因为鹤之舞，才掀起那片湿地的精神，唤醒人类的诗情，让天空为之动容。看看曹无的题跋，一如“风醉白羽”、“展翅碧空”、“翩翩矫翮”、“浩气凌霄”、“独抚秋霞”、“鹤从高处破烟飞”……无不在一片空灵中观赏鹤的舞蹈。这种意境在画面上处理很有难度，不似在林间水畔行走或伫立的鹤，那是静态的，动作幅度不大，尤其是那双翅膀收伏在身，易于刻画，便于表达，可以用细笔勾画翎毛，可以用重色一遍遍地渲染，如明代宫廷画家边景昭所画的那样。但曹无注目的是飞翔的鹤，且在向海或莫莫格湿地，在芦荡、水泽与天空之间，每瞬间鹤的动作都在变化，而云水间的光色也在变化，尽管这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空灵”，什么叫“灵动”，可“空灵”或“灵动”如何转换为视觉形象，转

眼即逝的东西如何画得既充实又有生气，特别是在鹤腾空而起或欢呼落地的瞬间，背景如何处理？如果是摄影，面对运动中的对象，必然采取快门优先的方法，对象的清晰度有了，可背景是虚像，正是这虚像显示了被摄物的速度感。看来还是摄影启发了曹无，让他发现在宣纸上用水色渍染且在流动的状态中会获得一种特殊的晕化效果。水色晕化的过程本身就是灵动的，若隐若现，似是而非，纯然是虚像，映衬着实体的运动的鹤。鹤，在这一片斑斓的水色中飞翔，似乎让我们看到了湿地，感受到那滋润的空气、阳光下的灿烂与茵茵生态。

人的知识都是相互沟通的，遇到艺术问题亦是如此。曹无画鹤，似乎有着天启的成分，他对外界景物特别敏感，对光色变化也特别敏感，对瞬间印象有很强的把握能力，也许他到了向海或莫莫格湿地，那里的自然环境又触动了内心深处隐藏的情愫，唤醒他的知识，给予他创作灵感，故他的绘画就能脱出一般人的模式，新创一格。至于连续性的瞬间系列与成片的水色晕化虚像，对传统的中国画都是一种挑战，这里可以引发很多思考，但曹无将其落实到意境上，而将某些技术性问题悬置了。这，是曹无的智慧，也是他的狡黠之处。

2012年9月19日于京南寓所
郑工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九天风露鹤精神

文/刘 墨

在西方人眼中，鹤是飞禽，虽然它在中国的科学分类中，也是如此，然而中国人却愿意在它的前面加上一个“仙”字，把它叫作“仙鹤”，这样一叫，它的来历就非同寻常了。

神仙二字虽然全称，但解析一下，西方人重“神”，中国人重“仙”，因而中国人所说的“神仙”，实际上是“仙”，因而它的文化里，不像西方人那样重彼岸的超越，而是人间生活中活得有“仙意”、“仙气”。

神仙，有人的有情，同时又有人所不能的无情，因而它是一种有情又非有情的状态，与道家圆教义理相通。判断一个人有“仙风”，或者“凡庸”，其区别亦在于此。

比如北宋的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正以其在人的有情和非常人所有的不情之间，见其高尚处。

以梅为妻，其来源或者在于冠以柳宗元之名的《龙城录》一书，虽然这本书并不真的出自于柳的手笔。故事是这样的：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傍舍，见一女子淡妆素服，出迓师雄。时已昏黑，残雪对月色，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但觉芳香袭人，语言极清丽。因与之扣酒家门，得数杯，相与饮。少顷，有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亦自可观。顷醉寝，师雄亦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久之，时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尔（《龙城录》卷上《赵师雄醉憩梅花下》）。故事的美丽与令人追忆，就在于赵氏与梅花仙子的感情还没有开始，就已

经结束。普通男女之情，哪里会有这样清微淡远？要么比它多情，要么比它无情，所以与其说这段故事体现了赵师雄与梅花仙子间的深情，倒不如是体现了一种若有若无的“仙意”更为合适。

有了这样的襟怀，鹤的高致也才能展现出来。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牵涉到神仙思想或道家对待物与情的态度。艺术，面对的不正是此情此物吗？

道家以无为为本，人性与艺术都属“有情”，因而应该化去。《老子》第一章谓：“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个“徼”字，《老子》全书只出现了一次，河上公这样解释：“徼，归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观世俗之所归趣也。”因而“徼”的含义极其难以确定。不过，大致的意义是，“有欲”以“观其徼”，是站在“有”的角度上观察人或肉身的有为、造作，而如果人在此中，就只有有限性，从而失去物自身这一意义。所以老子说“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其意味也就说明，没有肉身造作出的徼向与轨辙，人就不在条件制约限制之中，此时我与物皆可得物自身的身份——“无”，照显出了人性的超越层，“无”掉的是经验有限层，是世俗。

以“无”为本，以“有”为用，这属于功夫修养。在“无”与“有”之间的圆融相通，就能到得“妙用”，不溺于一极，因而时时能见于道。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传统艺术家总是将为艺等同于“修道”——应物之时有意志高度的磨砺，而道无物不能应，意味着修道时时处处皆可。所以中国人即生活即修道，只需在日用平常中体会到一种与物俱化的“仙

意”，无需在日常之外另设宗教。

在中国典籍中，有一本《相鹤经》，年代不容易考定，一般题作明人周履靖所辑，但内容却是有趣的。

鹤者，阳鸟也，而游于阴，因金气依火精以自养。金数九，火数七，故禀其纯阳也。生二年，子毛落而黑毛易。三年，顶赤，为羽翮。其七年小变，而飞薄云汉。复七年，声应节，而昼夜十二时鸣，鸣则中律。百六十年大变，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而茸毛生，乃洁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污。或即纯黑，而缁尽成膏矣。复百六十年，变止，而雌雄相视，目睛不转，则有孕。千六百年，形定，饮而不食，与鸾凤同群，胎化而产，为仙人之骥驥矣。

夫声闻于天，故顶赤；食于水，故啄长；轩于前，故后指短；栖于陆，故足高而尾周；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且大喉以吐故，修颈以纳新，故天寿不可量。所以体无青黄二色者，土木之气内养，故不表于外也。是以行必依洲屿，止不集林木，盖羽族之清崇者也。

王策纪曰：千载之鹤，随时而鸣。能翔于霄汉。其未千载者，终不及于汉也。其相曰：瘦头朱顶则冲霄，露眼黑睛则视远，隆鼻短啄则少暝，鞋[故解反，又音谐]颊宅[得宅反]耳则知时，长颈疎身则能鸣，鸿翅鹄膺则体轻，凤翼雀尾则善飞，龟背鳖腹则伏产，轩前垂后则能舞，高胫粗节则足力，洪髀纤指则好翘。圣人在位，则与凤凰皇翔于郊甸。

其经一通，乃浮丘伯授王子晋之书也。崔文子学道于子晋，得其文，藏嵩山石室中。淮南八公采药得之，遂传于世。

又有所谓《相鹤诀》者：

鹤不难相，人必清于鹤而后可以相鹤矣。夫顶丹脰碧，毛羽莹洁，颈纤而修，身耸而正，足臞而节，高颡不食烟火人，可谓之鹤。望之如雁鹭鹄然，斯为下矣。养以屋，必近水竹。给以料，必备鱼稻。蓄以笼，饲以熟之食，则尘浊而乏精采，岂鹤俗也？人俗之耳。欲教以舞，候其饒，置食于阔远处，拊掌诱之，则奋翼

而唳，若舞状。久则闻拊掌而必起此食，岂若仙家和气自然之感召哉！今仙种恐未易得，惟华亭种差强耳。

这样的种种说法，如果以是否符合科学来进行判断，那未免太唐突了人们的想象。有想象的地方，才有梦想。有梦想的地方，才有艺术。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了。

古人于鹤，有名的故事太多，对我的印象，一是传为陶弘景所书的焦山《瘞鹤铭》，一是唐朝薛稷的画鹤，一是林和靖的梅妻鹤子，一是苏东坡的放鹤亭。四段故事，为画鹤增添了无限的文化内涵。其他的鸟类，似乎还几乎没有如此深厚的人文内容的。

如今画鹤的人多了，但画鹤的始祖，似乎应该追溯到唐代初期的薛稷。他的作品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只能从历史文献中追想一二。对古人来说，画鹤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宣和画谱》卷十五记薛稷的画时提到：

“且世之养鹤者多矣，其飞鸣饮啄之态度，宜得为之详，然画鹤少有精者，凡顶之浅深，颡之黠淡，喙之长短，胫之细大，膝之高下，未尝见有一一能写生者。又至于别其雌雄，辨其南北，尤其所难。”

我的忘年之友曹无喜欢画鹤，且近来以鹤为主要创作题材，佳作迭出。他不止一次和我说起过他画鹤的经历。为了画鹤，他南来北往，细致研究鹤的种类、习性、形状，避开历史上的图式，直接面对东西南北的野生鹤群，观察之、纪录之、研究之，发而为画，全不蹈袭前人，画面生新流动，至为可喜。

我仔细观察过他的画面，鹤的眼睛、喙、爪、羽毛，或飞或立，或行或站，无不依据真实的鹤的结构而为之，但是，曹无画的是中国的大写意，而不是来自西方的油画或水彩，因而他虽然在画鹤的时候采取了写实的手法，但在背景的处理上，他又回到中国画的写意传统，纵意所如，深得无人深处的烟水空灵之状。此是仙意抑或画意，还是留给观者去体会吧。

2012年7月16日

刘墨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目 录

序

闲云野鹤 笔墨畅怀 王明明 1

曹无画鹤 郑工 2

九天风露鹤精神 刘墨 4

风醉白羽 1

含笑迎风 117

栩栩如生 167

流金岁月 223

风醉白羽

风醉白羽

高山流水（袁武、曹无合作）

180cm × 66cm

2012年



九野并清音有精鸞
歸來喜覩表武詩情
畫意再補仙鶴至辰
白露蟾宮之題
丁巳年
八白腫
一筆界
破青山色
王居璽
日會
無
於
北
京

风醉白羽

鹤寿千岁

180cm × 97cm

2012年



鶴壽千歲以報其德
澤列安
丁巳年
吳昌碩寫

风醉白羽

仙鹤直上九万里

180cm × 97cm

2012年

仙鶴直上九萬里人間有情

常歸來

壬辰重陽 齊白石

